

浪荡女小传

蒙面纱的睡美人

神秘的七只猫

皇家骑警在行动

吸血鬼

蒙面纱的睡美人

● 世界通俗文学丛书 长江文艺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这是我社编辑、出版的《世界通俗文学丛书》中的一种，所选作品均系世界各国通俗文学中的优秀之作，本书内有：

蒙面纱的睡美人 蒙面纱的睡美人在埃及古墓中沉睡了三千多年后复活了，当这位睡美人随同巴里来到纽约，使整个社交界大为轰动。一天早上，睡美人突然失踪，巴里悲戚若狂，他重返埃及去寻找这位奇特美女，途经巴黎偶遇一容貌与失踪的睡美人一般无二的现代女郎……，经过巴里执着追索，真相终于大白。

皇家骑警在行动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香港黑社会贩毒集团一成员，潜入多伦多物色“骆驼”——毒品携带者。加拿大皇家骑警获悉后组成了特别行动小组。

两名漂亮的姑娘被物色充当“骆驼”，她们乔装打扮，携带价值巨额的毒品，辗转数国，历经艰险送到目的地。正当贩毒集团头子们得意之时，骑警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浪荡女小传 美女贫穷而浪荡，财主富有而贪色，二者各有所求。到后来，财主斗不过美女，财产全被美女获取，浪荡女再遇青春少年，二人一见钟情、如胶似漆。一年后浪荡女终被抛弃……

神秘的七只猫 有一笔钱财、瘫痪了的老处女突然失踪，警察发现这位讨厌猫的孤老太婆失踪前一连买过六只相同的黑雄猫，根据蛛丝马迹，终于查出谋财害命的歹徒。本篇侧面描写了西方社会一角。

吸血鬼 嗜人血的吸血鬼德卡莱伯爵能使美丽的少女变成吸血鬼，残害了多人。荷兰医学教授一行五人通过特殊的办法，终于使吸血鬼显露原形，拯救了正在变成吸血鬼的少女。

本社选编

蒙面纱的睡美人

目 录

蒙面纱的睡美人.....	〔英国〕 萨克斯·罗默 著 (1)
	曹海英 编译
皇家骑警在行动.....	〔加拿大〕 艾德里安斯·沃勒 著 (37)
	郑书九 译
浪荡女小传	〔法国〕 古斯达夫·香特科莱尔 著 (47)
	张继双 编译
神秘的七只猫.....	〔美国〕 埃勒里·奎恩 著 (55)
	林 林 译
吸血鬼.....	〔爱尔兰〕 B·斯托克 著 (63)
——德卡莱城堡传奇	薛相林 译

蒙面纱的睡美人

〔英国〕 萨克斯·罗默 著

曹海英 编译

一道闪电

巴里一个劲儿地往前开着车子，周围越来越暗。当他机械地俯身去开前车灯，看到车内计时器上显示的时间时，才注意到这黑暗来得有些奇怪。在一个十字路口，他停了一下，朝西边望去。

一大块乌云正悬挂在西沉的落日上方。

他注视的时候，乌云向苍穹不断伸展，象是一帷被巨手扯动的天鹅绒幕布。这一段路两旁长满茂密的树木，巴里从树木空隙中俯瞰着下面的山谷，他要走的路线是沿着山谷上大路去纽约。

他看到下面三百英尺处有一幢房屋，显然是座，落在一个深谷的边缘上。暴风雨的帷幕上，有一条缝隙，一道光象探照灯似地射了出来，照得屋顶上一个角楼样的东西闪闪发光。这房子缩在护墙之后，凌于深谷之上，那效果活象是西德尼·赛姆的画。

如果陷在暴风雨里，他只能怪自己。为了自己也说不出的原因，他离开俱乐部里欢乐的伙伴们，连‘再见’也没有说一声，在一种乍然的冲动促使下，要及时赶回家去吃晚饭。这样突然改变计划正是巴里的特点，虽然让朋友们不快，却丝毫不损害他们对他的喜爱。

一位仪表堂堂、风度翩翩，父亲又是坎伯兰的年轻人是不会仅仅因为大自然在一个重物质的时代把他塑造成了一个诗人就受到社会冷落的。他陷入沉思，心想到底他和朋友们有什么不同呢？是什么屡屡作祟，介入他和那些别的人从不感到厌倦的乐事之间呢？

为别的男子所津津乐道的姑娘们引不起他什么兴趣。她们都实在得无法形容，想到和其中任何一个过家庭生活他便会感到不愉快。无疑他是个幻想家，人们常常这样说他。也许这要怪他自己家庭的影响了。

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释应该是这样的：假如一个人出生并成长于一所与其说是住宅不如说是古埃及文物博物馆的房子里，那么他性格的形成必然要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些明眸如杏、身材修长的女祭司是那样迷人又那样超然，她们大概起了某些作用，使他对自身所处的现代环境中的姑娘们发生任何浪漫关系都丝毫不感兴趣。从孩提时代起，她们就从壁画上、花瓶上和浮雕上俯视着他。那些长袍如云，婀娜多姿的埃及美女，她们的眼睛就象是贮满女性秘密的深井；她们从不吸烟，也没品尝过鸡尾酒，然而她们住在一个神秘的世界里。不知为什么，他把这个神秘世界与风琴的深沉调子联系在一起了。

是的，正是她们的神秘吸引了他。他寻找的是神秘，却从来不曾在他所认识的女性身上找到过。

突然他的车前灯映出一堵高墙。他感到惊讶，但继续前行。猛然间，一道耀眼的、令人发怵的白光扯起了一道闪电……他看到了她！

前面不到二十码处有一所前墙用石头砌成的房屋，高处一扇打开的窗前的阳台上就站着她。她穿着云霓般的长袍和一件镶着珠宝的紧身胸衣——那是底比斯城女祭司的装扮！她一只举起的手扶在窗框上，另一只手放在柔曲的髋部。

她长着长长的黑眼睛，它们似乎在注视着他，微笑之中她的双唇微微张开……

“我在做梦，”他大声说，“一位埃及公主！”

除了她好像是活的以外，那美丽的形象正是那些从孩提时代起就注视着他的、从朦胧的远古流传下来的形象之一！

这时方向盘猛然摆脱了巴里的手，他听到一声喊叫，听到一声响亮的、带破碎声的撞响，感到头顶上受到令他昏眩的一击，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巴里在医院醒来。可是医生却告诉他送他来的人没有留下姓名地址。

鬼迷心窍

“她简直就是从那幅画上下来的！”巴里说，指着藏书室精工雕刻的壁炉台上方的古埃及壁画的部分复制品。

他父亲点点头，微笑起来，但并非讥讽。除了约翰·坎伯兰的卷发是灰色的，而巴里的卷发是棕色的以外，父亲与儿子相象得出奇。

父子俩都具有新鲜、健康的肤色，坚定的灰眼睛。两个人都刚健有力、为人诚恳，要不是两人都长着很尖并向前突出的“坎伯兰鼻子”的话，两人都显得格外俊美。不过尽管如此，纽约也还是有许多姑娘一致认为巴里·坎伯兰好看。其实也就是这样，正如他父亲也仍然好看一样。

他们所在的这间藏书室与其说是一个事业兴隆发达的人的心爱场所，不如说更象大英博物馆埃及厅的一个房间。

虽然他的朋友觉得不可理解，埃及却是坎伯兰的嗜好。为这个嗜好他投入了不可小觑的金钱；他从中寻找，并且似乎终于找到了失去巴里母亲的慰藉，她是在巴里七岁时去世的。如今坎伯兰的收藏在美国同类收藏中名列第二。它是埃及文明在一切方面的代表，只是没有木乃伊。这是向坎伯兰的妹妹必琪姑姑的让步，她充当这位鳏夫的住宅的女主人，操持家务大计。她说什么也不肯和木乃伊同住一个屋顶之下。

巴里和父亲商讨了一阵后，认为那姑娘是在有意躲避他，决心一有机会就去查看。

第二天，他顺原路驶去，发现路上设了路障。他下了车，找到了自己出车祸的地点。

他进入那幢房屋的花园，来到前门。可是随他怎么敲，总是无人答应。他又绕到后门，结果出来一个肥胖凶狠的女佣人。那女人态度粗鲁，拒不承认屋里住着一位女郎，只告诉他房主叫约翰·布朗。

巴里只得快快而归。

自那以后，巴里象是发了狂，总是开车到他经历了奇怪而又不幸的事件的那一带山里去。

一天下午他一直开到事故发生那天他从那里回来的俱乐部去了。

雨意很浓，只是被疾风遏制住了。在一段他感到特别熟悉的下坡路上他停住车，象见到什么幽灵似地坐在那里呆呆地望着。

蛰伏了一个星期的记忆醒来了。

从飞渡的乱云间的一条缝隙中，阳光突然落在下面半山坡上的一所建筑物上，这所建筑物被高墙围着，有一个奇特的角楼。

天哪！这就是那所房子。出事那天晚上他曾十分相似的情况下看到过它。云层继续移动着，阴影遮住了刚才被照亮的地方，正如上回一样。

毕竟他不是梦中见到它的。不过，他第一次看到这所建筑物是有一点预兆性的。考虑到它离开干道有一英里以上，他后来竟然跑到它的墙下去出事，这起码也算是惊人的巧合。

他不知不觉地掏出烟盒点着一根香烟，眼睛一直望着远处依偎在花园之间的神秘房屋。有一阵他往旁边瞭望，为的是想等着看看阳光再次照在那块地方时会是个什么样子。当他回过眼来时，预想的效果居然出现了。空气好象具备某种特性，使房屋的细微部分都呈现出来了。

香烟升起一道轻烟遮住了他的视线。他猛地甩掉香烟，焦急地、凝神地注视着，注视着。

远处有一个微小然而清晰的人影，那是位姑娘在墙内的花园里移动。

看来她是在采花。云影不停地经过，眼前的景象又一次被抹掉了。

巴里的心猛地一跳。他以疯狂的速度把车开下山谷的公路，来了个急转弯。路上的事后来他一点也记不得了。当他第二次踏上“布朗”家的门廊时，他记起有一次偶然听到一个姑娘对他的评论“巴里疯得别有趣。”

“她说得对，”他一边想一边按门铃。

这地方看上去和以前一样，所有的窗子都遮着窗帘。门廊里布满灰尘，没有人前来应门。

他在一种近乎麻木的状态里向通往花园的侧路走去，在那儿他只看到一道有栅栏的大门。大门那边，他可以看到曾在那儿见到那位铁石心肠的看家妇的小门。可是周围一片沉寂。

难道真象他父亲暗示的那样是想象在捉弄他吗？难道窗前那一幕真是受伤所造成的？这花园里的精灵只是它的余殃——第二次错觉——一种幻景吗？他沿着糟糕的路走回路障，他刚才把车子停在那儿，不曾在意有可能丢失。

是什么使他痛苦不安？他要疯了吗？他对这所房子和它的居住者的兴趣是出于受了挫折的好奇心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这能够充分解释他白天夜晚都在做的那些梦吗？在那些梦里，有个身穿云霓般长袍的黑眼睛姑娘在高处的阳台上注视着他。

那天晚上，巴里和宓琪姑姑去第四十七大街一家餐馆吃饭。他的好友，性格诙谐的吉姆带着女友杰克也来了。杰克是巴里的表妹，长得很好，没有坎伯兰式的鼻子。晚饭后他们一道去百老汇看演出。

汽车穿来挤去，向第五大街驶去。刚一拐进那条商品价格高得吓人的通衢大道，一盏交通灯拦住了他们。一辆法国大轿车飞快地开上来，里面的人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是两个人，那男的因为坐在另一面，巴里一点没看到他的相貌。可是那姑娘却戴着奇怪的黑面罩，那式样既不像东方人戴的也不像西班牙人戴的。

显然她刚刚揭起面罩，可是看到另一辆车这样近便迅速放下了。然而她还不够快，巴里一眼瞥见了她的脸。他大叫一声，他的朋友们大吃一惊，连吉姆都愣住了。他猛地扭开车门，跳到了街上。

他跑了三四步，象个疯子似地站在那里，就在通衢大道上，死盯着那辆向后退去的汽车。车号已经看不清楚了。他转过身，凝视着司机海明威，他正以深深的关切看着他。

“我真的要疯了吗？”他喃喃道。

车里的姑娘正是那阳台上的姑娘！

扎丽西娅

那天晚上，巴里心中郁闷，很早就回到家里。他发现藏书室有人，便推门而入。

坎伯兰把一位名叫丹巴泽的客人介绍给巴里。

那个人穿着餐服，不过没有那么正式地戴黑领结而是插了一朵紫罗兰。好看的眉毛上面，银灰色的头发向后梳着。他的头狮子般地威严，暗白色的面孔五官仿佛是雕凿出来的，透着一股摩尔人的严肃。他上唇有髭，下唇留着一小簇胡须，那种式样一度被人认为是威严的。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巴里进来时他转向门来的那双眼睛是浅棕色的，目光咄咄逼人，好象是野兽的眼睛。他站了起来，巴里估计他身高在六英尺以上。

坎伯兰告诉儿子丹巴泽是为了一份纸草书来找他的。这份纸草书上记载着惊人的信息。

“能让我瞅瞅这份纸草书吗？”

丹巴泽严肃地点了点头，从书桌那面取出一个上了两道锁的大公文包。他小心地打开它，摊开一张有污迹的纸片。它大约有三英尺长，显然缺了一部分，其他部分也污迹斑斑。

它上面都是一行行的图形，巴里对这种图形很

熟悉，却不懂得其意义，有些颜色还相当不错地保持着原来的新鲜色泽。它好象是和老一套的葬礼题材有关系，不过他的眼光牢牢定在其中一个保存得很好的图形上，似乎着了魔。这图形是一个苗条的姑娘，画得比任何一个图形都要精巧。不过把他牢牢吸住的是这个图形和那阳台上的姑娘之间那种无法思议的相象。

考虑到古代艺术家的传统技法，这很可能就是她的肖像！

他听到丹巴泽在讲话。

“这是我个人的翻译，”他指着手里拿着的一份手稿说，“我已经要你父亲挑选两位权威人士来核实一下。不过我据此而得出的推测将是使你感兴趣的东西。”

“它会吓你一大跳！”坎伯兰突然插话。

巴里抬起头来。

“你的推测是什么？”他问道，看看这张脸，又看看那张脸。

“我的推测是，”丹巴泽答话了，“如果不发生意外，我们很快就会有从一个曾经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口中聆听古代埃及的一些秘密了！”

“如果你能为巴里把主要的事实再简叙一遍，我将很高兴，”坎伯兰说。

丹巴泽以他特有的高贵姿态点点头，侧目看着这个年轻人。

“确实如此，”巴里赞同地说，“眼下我完全不知道哪是头哪是尾，所以请从开头讲起。”

丹巴泽在壁炉台前面坐下。巴里不禁想到这背景很适合这个人，这个人很有点法老的高贵气质。

他开始说了：“我的声誉大大增添了这件事的价值。但是尽管我毕生从事这个行当，我并非绝对不会出错，我不愿意再进一步，象我告诉过你的那样，坎伯兰先生，”他转向后者，“除非另外两个意见被采纳。”

“你的建议是公平合理的，”后者答道，“我已经答应了。”

“好极了！”丹巴泽接下去，“这故事发生在五年前，当时我正在埃及做定期访问，我发现了这张纸草书。我不想费事细说它是怎样到我手上来，因为坎伯兰先生已经听过了。我也说不出它是怎么到的那个地方。要说的只是我认出它是货真价实的，并且立即着手译解它。我尽可能地恢复那些残缺的地方。

“第一眼我就看出这不是和大多数木乃伊一同

埋葬的那种常见的仪式书。很快研究结果便证明它是无与伦比的，在任何方面都是这样，它的时间是塞提一世（古埃及第十九王朝第二个法老）统治的后期。”

“他在位是什么时间？”巴里问道。

“大约在公元前一千三百六十年！”

“我的天！”巴里重新注视这张颜色新鲜的纸片，“这么说这东西已经有三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啦？”

“很对。”丹巴泽点头道，“换句话说，那个时候制作木乃伊的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总有一天，你会见到开罗博物馆里塞提本人的木乃伊。你将永远不会忘记他那高贵的容貌，那是由三千多年以前现已失传的技术保存下来的。我提到那个时代木乃伊制作艺术的高度发达这件事，是因为这份纸草书的内容表明它是经过多年的研究才达到的。与法老宫廷有密切联系的某个学者团体甚至寻求更加非凡的效果。”

“这份纸草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很幸运，几乎完好无缺；第二部分，你看到，缺损了一大块。我猜不出到底缺了多少，不过我可以从说从这里，”他俯身向前，将一个指头指在纸草书上，“到它被撕掉的地方，包括了一段两百八十年的时间。它上面有名字，或者应该说是签名，六位祭司的签名。”

“第一部分，也就是比较短的那一部分，那是塞提统治的末期写的。根据底比斯阿蒙（古埃及人信奉的太阳神）神庙的一位学识精深的高级祭司的意愿，并且得到法老的同意，要做出某种尝试以证明不仅人的肉体，甚至人的生命都可以在特殊的条件下被永久保存。”

“什么！”巴里惊叫道，“一个活人可以被做成木乃伊而仍然活着？”

丹巴泽答道：“这份纸草书中提到的这位祭司相信他已经完成了实现这个愿望的程序！这都是古代埃及人那种特有的狂妄自私所带来的后果。这无疑使法老对他的试验感兴趣。”

“你懂我的意思了吗？那些为后人保留了前朝主要事件的雕像和记载还不足以告诉后人塞提一世是何等伟大！为了他的光荣，一个活证人要留下来证实古代埃及的辉煌。这就在这份纸草书的开头写着，接下去它说一个属于王后的美丽女俘被选来担当这一崇高的职责。”

“崇高的职责！”巴里叫道，“你是说她被挑出来去死！”

丹巴泽微微一笑。

“这上面写着她极其标致，体态完美，”他说，“所以很可能这个选择含有妒忌的成分。无论如何，不管为了什么理由，这姑娘被选中了，在文中她被称为扎丽西娅，是一个乌努国的公主，在塞提进行的战争中她被俘虏了。因为埃及学家至今未能辨明这个乌努岛，我们也就无从猜测扎丽西娅的国籍。不过她可能来自塞浦路斯附近的岛屿。”

“现在，”他顿了一下，举起手指，“这种能使生命中止，又能使这种中止结束，使该人醒来的程序其本质是什么，这里并未交待。这份纸草书，”他放下手指又指点着，“只不过是一份简短的声明，说明按照法老的意愿，扎丽西娅公主被选来担当这一崇高的职责，被置于某个坟墓之中，处于祭司的守护之下。专门拨了一笔固定的基金来维持附属于这个坟墓的小庙，这样人类曾尝试过的最不平凡的一次试验便开始了。”

“不过，”巴里反驳道，“虽然我无权争辩这份材料的真实性，它可，怎么说呢？——它可真是一场梦魇——疯子的梦——真不幸他居然有力量把这故事编完，还判了这可怜的姑娘活死刑！谢天谢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真正的文明时代！”

他父亲盯住他说：“没听完所有的事实不要妄下结论。古埃及的文明比你评价的更真实，更高级。”

“据这份纸草书第二部分看来，那倒是真的，”丹巴泽接着说，不为巴里的批评所动。“这大约经历了七个国王的统治时期。那以后所度过的岁月使整个纸草书几乎褪成了一种颜色。其实，早期的某些颜色要比后来的更加鲜明，可是这儿，”他向桌子走去，“我们看到的时间是从公元前约一三六五年起直到公元前一二〇〇年止。那些祭司们宣誓遵守的职责是：定期检查睡着的扎丽西娅，我估计相隔时间为五十年。”

“你是说唤醒她？”巴里问道。

“当然！”丹巴泽说，“传给他们一种特定的秘法，用这种方法，它的发明者相信，可以把这位睡着的女郎从沉睡中唤醒。他们的职责要求他们在特定的日期记载其结果。这儿我们有五次这样的记载，据我估计，经历了二百五十年左右的时间。你可以看到，每条记载都限制在规定的篇幅里，每条记载的字迹各不相同，分别带有可辨认的该时期的特点。每条记载都有主祭司的签字、行文略有差异的各种记录 and 全部印符。最后一次记载，或者说保留下来的最后一次记载和别的记载一样，并且由三个目睹者——庙宇里的祭司作证，说在那个时候，扎

丽西娅公主仍然活着！”

“天哪！”巴里叫起来，“这简直令人无法相信！不要误解我！我不是怀疑你的翻译，也不是怀疑东西的真实性！不过这里头肯定有错误！”

“你有理由这样想，”丹巴泽承认，“正因为我自己也这么想，我才让好几年的时间消磨过去，直到今天晚上才向你父亲提出这个建议。这几年我并没闲着。我在埃及的一个可靠的代理人根据我能够提供给他的情况一直在寻找，当然是秘密地。十二个月之前，他的寻找有了结果。”

“他在找什么？”巴里问。

“他在找扎丽西娅的墓！你瞧，它好象不会吸引一般掘墓者的注意力，它的历史意义不大——除非和这份纸草书联系起来。”

“你是说他找到了它？”巴里愕然问道。

“他找到了它！”丹巴泽回答，“是有这么一个墓！”

“你明白吗，巴里？”坎伯兰激动地说，“你明白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吗？”

巴里惶惑地从他父亲看到丹巴泽，又看到桌上的纸草书上。

“去年冬天我就在那儿干，”丹巴泽平静地说下去，“我打开了一条通路——但是发现自己被一个巨大的石闸堵住了。”

“你是说，”巴里茫然地说，“去年冬天你在埃及，真的在掘墓？”

“就是在干这个行当！我是悄悄地干的，我没有掘墓许可证。不过我已向你父亲解释了我的作业方法。我曾希望今年这个时候回去，可是基金不够。要完成那项掘墓工作费用高得吓人。不过真正完成它的那个人将会名垂史册。”

坎伯兰接下去说：“如果能保持她活三百年，巴里，为什么不能是三千年呢？”

“但是，爸爸，”巴里说，“这是极端的疯狂！”

“看起来是这样，”丹巴泽阴郁地承认，“不过我们在这儿看到的五代有学识的人的名字证实这是事实。难道我们能设想他们都是骗子？如果这样，他们为什么撒谎？我发现了那座墓，没有开过，没有碰过！”

可是巴里的注意力又分散了，这些话只是隐隐地传到他耳朵里。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纸草书上那个优美的形象，它唤起他如此奇异的记忆。这时他转向丹巴泽，手指点着纸草书上的那个位置。

“这是什么意思？”他问道，“是个符号吗？”

“不，”丹巴泽答道，“请注意这个图形的右边有一种装饰，不过我还无法辨别。翻译出来就是：‘睡着的但要醒来的她。’因此我认为这个图形就是扎丽西娅公主的形象。”

坎伯兰请了几位著名的学者来鉴定这份纸草书。其中有霍勒斯博士、里顿伯格博士和布莱克韦尔教授。经过仔细检验，他们确定纸草书本身是真实的，但对上面记载的内容却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坎伯兰想知道的只是这一点。一旦知道纸草书是真实的，他便决定投资二十万美元，两周内做好一切准备，去埃及发掘这神秘的木乃伊。

去埃及

布莱克韦尔教授要先他们一周赴欧洲，再在埃及与他们碰头。因为这次探险极端秘密，他那科学家的好奇心被大大激发了，他同意开墓的时候到场。

轮船是半夜起航，布莱克韦尔上船之前在坎伯兰家吃晚饭。巴里和父亲陪他上了船，看了他的包舱，查清他的行李已经安全到达。

“不必再等了，”教授说，“还要二十来分钟才开船，在夜航中我的习惯是睡觉，到第二天早上再开行李。我讨厌忙乱。”

“随你的便，布莱克韦尔，”坎伯兰说，“开罗见，如果你已溯流而上，那就卢克索见。祝你旅行愉快。”

巴里与父亲下了舷梯，转身向上面的高高的、枯瘦的教授挥手，然后沿突堤码头（过道延伸于水中的码头）走向电梯。透过电梯的铁栅子，有一个姑娘在向外看，显然是直盯着巴里。

他死盯着上升的电梯，没有向父亲做任何解释，转身象个疯子似地顺着楼梯跑回去。

他的举止反常，一位海关官员在顶上拦住了他。

“请让一让！”巴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看到了一个人，我有话要对她讲，必须对她讲！”

“别忙，别忙！”那人的粗壮身躯还是挤了拢来，“等一下，你在躲谁？”

“我谁也不躲，”巴里愤怒地狂叫，“让我过去。我要上船。”

“别忙！”那人重复道。“你上不了船。最后一批送客的人正在上岸。过三分钟就撤舷梯了。”

这时比巴里还要喘得厉害的坎伯兰赶到了。

“怎么啦？”他问道，并且对那人解释道：“没什么，我是坎伯兰。我儿子看到了他熟悉的什么人。”

“你猜得到会是谁，”后者应道，“我又失去了她。”

除了在旁观者中间激起一片开心和惊奇，他毫无所获。当然啦，他太迟了！他肯定，绝对肯定，这一回他可没看错。难道她上了这艘船？离开美国，永远躲避起来！

他没能上跳板，他跑近时已经下了“撒跳板”的口令。他明白没希望了，便转身回到父亲所在的地方，神情很不自在。

回家的路上，坎伯兰对巴里深表同情，但私下却高兴地想到埃及之行将会有力地扭转他的注意力，他认为这是巴里极为需要的。巴里这种异常的鬼迷心窍使他越来越感到焦虑。

“皮球啊也只有唯命是从，
一任那打球者到处抛弄。”《鲁拜集》

可怜身为凡夫俗子，巴里和约翰谁也无法预料这位打球者要怎么打了。随后的一周就象狂乱的梦一样奇迹般地冲淡了他们对这件事的挂牵，他们终于也启程去埃及了。

到开罗后，巴里参观了博物馆，保存完好的塞提一世的木乃伊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丹巴泽带了一位埃及人来见他们。他名叫哈桑，身穿黑长袍，头戴白头巾，身材细长，五官清秀，手里拿一根乌木拐棍，浑身有一股奇特的尊严。他已经搜罗到了十五个掘墓工人。

卢克索

巴里到达卢克索时，尼罗河正在涨水。墓葬区有很大一部分无法通行，巨大的石雕像孤零零地座落在一大片湖水中间。这样他就有优先条件来观察这座太阳城了。

夏季的安眠快要结束了，这座太阳城无力地叹息着，沉思地望着尼罗河下游，可以料想现在随时会有大批的人涌来。

巴里对哈桑产生了一种很象是友谊的感情。这个人吸住了他。这个人身材匀称，五官清秀，说话温和，双目和善，举止言行不慌不忙，随时随地泰然自若。巴里却觉察到在他温良的外表之下有着不屈不挠的意志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到卢克索的那天晚上，巴里把丹巴泽和坎伯兰

留在旅社里思考行动方案，自己和哈桑出去，借着月光观赏著名的卡纳克奇景。这天晚上热得厉害，苍穹就象天蓝色的圆屋顶。棕榈叶好像是雕自乌木，白色的建筑物在月光下亮得耀眼。河边传来哀怨的牧笛声，更远处传来阿拉伯鼓的震颤声。

巴里感到一种强烈的生活乐趣，热切地想要呼吸这块奇异的土地上那陌生的芳香气味。他象去纽约他父亲的办公室一样匆忙地走着。

“先生，”哈桑说，声音温柔、充满爱抚，“没有必要匆忙，今晚又挺热。”

巴里停下来，斜睨了一眼他的同伴。

“总是这样的，”他犹豫地说下去，话却说得很清楚，“美国和欧洲来的先生们总是这样匆匆忙忙，特别是从美国来的先生们。时间很充裕，对那些愿意留下来欣赏它的人来说，埃及的生活是十分美好的。”

巴里笑起来。

“毫不奇怪你总是显得这样冷静，”他评论道，“现在我不由得想到：从来就没见你匆忙过。”

哈桑摊开他纤细的棕色的双手，乌木拐棍握在左手的姆指与食指之间。

“干吗要匆忙呢？”他轻声问道，“我们都走着同样的路。为什么我们要互相超越呢？今晚生活赋与我们的一切都属于我们，让我们尽情享受，因为今夜将不再来。”

巴里好奇地打量着这位残存的阿拉伯先知，但是把匆忙的脚步放慢了，在这位尊贵的埃及人身边安然地走着。

凡是有意义的地点都经哈桑指了出来，当他们穿过街道时，巴里感到他的同伴显然在埃及上层社会里有许多熟人，并且受到他们的高度尊敬。

他们悠闲地走着，忽然间发觉已经走上了去卡纳克的古老道路，原先这条一英里的路上两边都陈列着狮身人面或狮身鹰头、狮身羊头像。此时周围一片沉寂，只听到远处的笛声和隐约的鼓声。在道路向左拐通往有公羊塑像的林荫道处他看到黑暗中巨大的废墟，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幸运的是，先生，”哈桑说，一只纤细的手放到了巴里的膀子上，制止他忽然加快的脚步，“我们能在尼罗河涨水期内开始行动。”

“为什么？”巴里问。

“因为，”哈桑答道，“那座坟墓是在高处，在这个季节只能从上面走，与人们常走的路线相隔绝。这样我们就可能少被打扰。”

在神庙门口，从一道阴影中神秘地出现一个守护人，巴里是个安分的公民，原先就从别人那里听到这儿必须出示通行证，可是哈桑挥手让他等在一边，向那个守护人行个礼，那守护人深深地还了礼，他们便进入沉寂的巨大建筑物。

巴里又在好奇地打量同伴的面孔，它在月光下显得清秀俊雅。他学到了任何对真理敏感的人在埃及都会学到的一课。他学会了不再那样满足地看待现代生活所匆忙获取的成果，并且在这位庄重、宁静而又尊贵的阿拉伯同伴面前体会到一种不那么愉快的自卑感。

那些被派来治理这块土地的人准是些对这些概念无动于衷的人。巴里具有相当的诗人气质，他不会对哈桑这种奇特的平静视而不见（必琪姑姑则会简单地把他归入异教徒一类），这种平静的奥秘已经在人们世代狂热的努力经营之中消失了。

他发现自己置身于巨大的石柱中间，雕像们轻度地俯视着他，他周围的壁画上层是那些法老和神祇，法国小说家皮埃尔·洛蒂据想象把他们描绘成互相之间永远在进行着某种交流。蝙蝠在高处的阴影中出没，夜莺的叫声听来怪诞可怖。

哈桑在神秘的黑暗中行走就象巴里在第五大街行走一样从容自若。他们来到大殿，这是所有埃及古迹中最令人肃然起敬的一处。哈桑好象熟知这里的每英寸土地。象形文字对他毫无秘密可言。他举起手杖指着一块铭文，慢慢翻译道：

“我已为阿蒙神庙竭尽我作为主的建筑师的能力。我设置了方尖塔，它们的高度直达天界。它们前面看得见底比斯城处有一道拱门，还有池塘和长满树林的园林。”

“谁刻的这道铭文，哈桑，”巴里问。

“他是第一个阿蒙的先知，”哈桑答道，“生活在塞提一世的儿子拉美西斯二世统治下。”

巴里没有答话，一个新的念头占据了他的心灵，一种新的魔力笼罩着这所建筑。在这宏大的、奇妙的庙宇中间，她一定曾经行走过——扎丽西娅公主！——那位美丽、神秘的古代姑娘，她与另一位在世的姑娘是那样相象！他感到热血沸腾，心潮激荡，突然转身对哈桑说：“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掘墓？”

“我希望就在后天，先生。”

“好！”巴里说。

埃及的魔力已经进入他的血液。他知道无论生活为他准备了什么别的东西，无论命运将他的脚步导向何方，最终总是会有一个声音呼唤他，呼唤他

回到尼罗河。

巴里回到旅馆休息室后不久，布莱克韦尔教授突然出现了。预定他那天晚上从阿斯旺到此，显然他是刚到。

巴里把布莱克韦尔教授引进屋里。坎伯兰正坐在一张桌子前研究地图，他高兴地站起来迎接教授。丹巴泽的阔背正对着屋里，他在从打开的窗口凝视尼罗河对岸月光下清晰地映现在天际的利比亚山。他转过身来，目光灼灼地注视着新来者。

“哈桑告诉我，”巴里急切地说，“我们星期四开始行动，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丹巴泽深沉的声音传过来。“不知是谁向别人提起过这件事，不过看来我们的计划已经有些透露出去了。是的，先生，我们星期四开始。”

一事成功，事事如意。他们原计划只在晚上工作。可是尼罗河谷洪水暴涨使得游客却步。这座墓地有点偏僻，不大可能有人来，于是丹巴泽决定日夜两班地干。

丹巴泽在墓的入口处巧妙地设了一个好象布景似的伪装。外人即使走到跟前，也很难发现这个洞口。因为有去年挖掘的基础，工作进展很顺利。他们很快找到了那条巷子，并且在第一道吊闸旁边的岩石上找到一条裂缝。

这中间，埃及卢克索省省长的秘书塔瓦布先生来了一趟。他说有一个叫哈瓦拉的部落正朝他们的方向移动，有可能与他们发生摩擦。

丹巴泽知道塔瓦布意在敲诈一笔钱财，决定星期一去卢克索再与塔瓦布面谈。

山谷幽灵

“你能想象去年我是在只要几小时就可以钻透那道吊闸的情况下被迫停工的吗？”丹巴泽说道。

“什么意思？”巴里叫道。

“他们清理了丹巴泽封住的入口，没碰到什么困难。”他父亲激动地答道，“你知道，巴里，我们装备的是最新最好的工具。他们动手对付那道吊闸，哈桑在这道无法移动的石门旁边的岩石上发现了一条缝隙。”

“去年我们怎么就没发现呢！”丹巴泽瓮声瓮气地说，“我以为那道吊闸需要很艰巨的工作才能打开。”

“他们整夜不停地干，”坎伯兰接着说，“扩大这条缝隙。”

“您进去了吗？”巴里叫道。

“没有，”他父亲答道，“开口还不够大。”

“哈桑下去过，”丹巴泽说。

“二十英尺下面有障碍物，不过他报告说空气相当好。”

“是什么障碍物呢？”巴里问。

“恐怕是另一道吊闸，”丹巴泽说，“不过这个地点的坑道顶好象已经坍塌了，或者部分坍塌了，哈桑不敢肯定是不是还有一道吊闸。也许还得干一个月，不然我们的工作就快完成了。从造墓的目的来看我想这应该是个简朴的墓。如果发现通道两边有井或人俑，我会感到惊奇。”

“我钻不钻得进去？”

丹巴泽很快地打量了他一眼。

“不行！”他答道，“不过我们已经安了一盏灯，你可以看到下面。现在工人们又干起来了。”

熟练的掘墓工不停地换班，可坎伯兰和巴里还是嫌慢。令人满意地是到了夜晚，封住通道的大石门旁边的洞扩大了。这个初步胜利主要得力于岩石上的缝隙，这之后就非得耐心地钻凿，挖掘已不能奏效了。

丹巴泽的乐观看来有点过了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不停劳作的日日夜夜过去了，可是大吊闸仍然堵在他们面前。哈桑和小个子掘墓工已经向下面的障碍发动进攻，可是条件很差，缺乏空气和适当的照明。因为没人换班，他们的进展自然很慢。主要的人力在耐心地凿着环绕石门的岩石坑道。

到了星期一，似乎胜利在望了。丹巴泽动身去卢克索见塔瓦布先生时，就下面通道里的工作作了指示。

当黄昏的奇妙幕布笼罩着山谷的时候，去找塔瓦布先生的丹巴泽还没回来。巴里在脑海里描绘着他：耐心地一杯又一杯地喝着咖啡，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

马哈默德早上曾去打鹌鹑，他准备晚餐的芳香气味更加调起了大家劳累而又激动了一天之后本来已经相当敏感的胃口。

晚餐结束后，马哈默德收拾了餐桌。教授和坎伯兰把衬衫袖子卷起来，点着了雪茄，打起牌来。巴里嘴里叼着烟斗，倚步出了帐篷走进早谷，挂念着丹巴泽怎么还不回来。

他决定向上一直到穿过山脊的古老大车路，丹巴泽曾经告诉他，从那个地点望去，月光下的景

致十分优美。不过他却没料到这条路线这么难走。他要走的路消失在漆黑的山沟中。

五十码开外月光下轮廓清晰的一道山谷上有一个鬼鬼祟祟的影子出现了一会儿，很快又消失了。一只狼！就在头天晚上有一条狼曾经光顾过马哈默德的食品室，不知用什么办法打开了门，带着一只冻鸡、一点沙丁鱼和一块奶酪溜走了。另一只狼胃口特别，把布莱克韦尔教授的一只拖鞋叼走了。

巴里决定沿一条迂回的路线回营地，那条路将把他带到早谷的下端。他满意地点着了那支用欧石南根制成的烟斗。这一回他走得轻快多了，心里想着在扎丽西娅干活的夜班人马是不是已经成功地打通了去第二道吊闸的路。

丹巴泽是个经营老手，他安排了一种奖励制度，对工人不断督促，成功地制止了任何怠工。

巴里轻快地走着，想象着自己看到了那间墓室。如果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他们将会发现扎丽西娅。

离开卢克索之前他曾在哈桑的引导下参观了好几个有特色的墓。他想象睡着的公主的墓室会与所有这些墓都不相同。他焦急得难以自持。他父亲的热情也未见得超过他。丹巴泽的脑子不管在想什么，很少流露出来。哈桑更好象超越一切人类的情感。

到达下坡路的最低点时，他在约摸靠发掘现场下面半英里处停了下来，向四周张望。

月光下这地方好象变了样。不过他记得无论走左边的哪条路都一样，任何一条路最终都会把他带到目的地。如果一条路走不通，他总可以退回来再走另一条。他经过一个圆顶土丘，顺着另一面的斜坡再往下走，看到下面是一块不平整的盆地，里面有一些小小的废墟，也许是国王谷里那种石屋的遗迹。也许应该避开这条山谷，里面肯定有陷坑，要穿过这些坑他就多半得爬行了。

正当他踌躇不定时，猛然间看到一个什么东西，使得他向后退了几步，倒抽冷气，真希望自己不是单身一人。

在山谷的阴影深处有一个人影在移动。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方，出现一个人影真是令人毛骨悚然。这是个高挑个儿、瘦骨嶙峋的人！还有一道微弱的、飘忽不定的、幽灵似的光在废墟中间一起一伏！

巴里原来走过这片埋死人的地方时所持的自信心这时全都烟消云散了。他承认自己害怕了，并且为此感到羞耻。但是他迅速地往回走，直到重新上

了大路都没有停下来或回头张望。

这时，从他身后很远的地方，传来了一声响动……

有人或什么东西正从小山谷里的盆地爬上来！

在一片沉寂之中这声响听得一清二楚。绝不是狼，因为没有哪一种四足动物比狼来去的声音更小的了。他定定地站着，仔细谛听着。脚步声！错不了，这是一个人而不是任何四足动物的脚步声。

紧对着他站着的地方是一个形状不规则的沙土丘，右边映着银色的月光轮廓毕现，左面却隐没在漆黑的阴影里。他走进黑暗中等待着。脚步声越来越远，都快要进入巴里曾经走过的那条窄山沟了！

六七个可能的解释出现在巴里的脑际，却又一个接一个地被否定了。恐惧用冰冷的手指触摸着他。他注视着黑暗中模糊不清的空地，从他所在的位置望去，那正是通向山沟的入口处。现在，走近来的那个人已经到了空地上。他马上就要出来了，再走三步他就要走到亮处了。

巴里的心猛烈地跳着。他害怕，但不知道自己怕的是什么。

这时他意识到来人已经走完了这段路，但他并不能看到阴影里有什么动静。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过去了，一个人走进月光下。

原来是丹巴泽！

哈瓦拉人

丹巴泽的手不由自主地向屁股后头伸去，这立即使巴里想起他是带着枪的。于是他叫了一声：“没事！”跨出阴影，觉得有一种近乎可笑的放松感掠过全身。

但是有好一阵，丹巴泽没有动。

“你在这儿干什么？”他问道，不象是发问而象在质问。

巴里一时感到有些气愤。

“要是这么说，”他答道，“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丹巴泽微笑起来，走上前来，耸了耸宽肩膀，慢慢地优雅地摆了摆手将这事放过去不提。

“我想，”他说，“我们俩都吓了一跳。我在这儿是因为我的赶驴童不愿意在这么晚的时候到这地方来，而且我们也没有条件安置一头驴子，我就让他回库尔那去了。”

“我懂了，”巴里说，迎着丹巴泽奇怪的凝视的

目光。“至于我，我在散步，因为睡不着。你刚才是不是在下面的洼地里转悠来着？”

“是的，”丹巴泽阴沉地说，“我觉得有人藏在那儿窥探我，我不想让人家窥探。”

“真奇怪！”巴里说，“因为我也有印象约在五分钟前在那儿看到了什么人。”

“是吗？你的印象是什么——一个瘦高个儿？”

“对，”巴里点头道，“象个解开包布的木乃伊，真难看！”

丹巴泽点着了香烟，说：“是奇怪！显然你还不知道阿拉伯人认为那个小洼地里闹鬼！”

他们并肩并肩走上斜坡，丹巴泽很有把握地向营地走去。他对这些荒凉的山岗象对开罗的大街小巷一样熟悉。对丹巴泽来说，埃及简直没有什么秘密。

“不过，”巴里说，“如果我们真的看到了什么人，很可能是独自住在这些废墟里的一个无害的古怪人。”

“也许是，”丹巴泽咕哝道，“也许不是！墓那儿有什么消息？”

“他们还在扩大洞口，可是除了哈桑和小塞得，没有人进去过。”

“我很着急，”丹巴泽说。

“你总不会比我更急！”巴里叫道。

“也许是这样。”丹巴泽承认。接着他和巴里谈了一下进城的情况。他说卢克索省省长的秘书塔瓦布对他们的行动意图进一步起了疑心，想敲诈他们，可能会怂恿哈瓦拉人前来寻事。

丹巴泽说鉴于这个情况，他希望能三天内打通墓道。

他们边走边谈，回到了营地。大家又商量了一阵，决定在营地也设置武装岗哨。布莱克韦尔教授自告奋勇值头班岗。巴里回到自己的帐篷。

巴里上了床，衣服也没脱，躺在床上听了一阵，自己也不知道要听什么。远处有只狼在嚎叫——第二只——第三只——第四只——第五只，有一大群狼。随后又是一片沉寂。有一次他还听到远处有人说话。然后就睡着了……

他梦见自己站在扎丽西娅的墓室中。他一个人不知怎么到了这个地方。在他的右边，靠着墙，是一个奇妙的金质棺椁。他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可怕的、无法动弹的状态。他惊慌不安，心脏跳得象锤子。棺椁的盖子是用铰链接合的，正在慢慢地打开！

他看见一只手出现了，在漆过的墓室的半明半暗之中一道光线从棺椁内部照射出来。光线越来越亮。抓住盖子的是一只枯瘦的、指头很长的手。他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他正处在那样一种奇特的状态，明知道自己在做梦，却被梦中的事吓得不得了。

盖子已经开得几乎可以看到里面的人了，这时巴里忽然摆脱了紧紧缠住他的恶梦的恐怖，猛地坐了起来。

一个响亮的声音唤醒了他。他浑身冷汗直流。当他从床上跳到沙地上时，这声音还在周围的山间回响。醒来的一刹那他便明白了那是什么声音。

那是一声枪响！这就可以解释他半眠半醒的梦了。

布莱克韦尔教授正撩起帐篷门帘。他的身影显现在反射的月光中，正弯着腰朝里看。巴里听到隐约的嘈杂声。

“那是什么？”他声音嘶哑地询问道。

“嘘！”教授警告道，“哈瓦拉人！”

他们头顶高处的山脊上，象是一座有生气的乌木雕像。一个骑马者的身影出现了，衬着深蓝色的天空真是一幅绝妙的黑色剪影！他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然后一点声音也没有，他奇迹般地消失了，正如他到来时一样！

鉴于这种情况，丹巴泽布置巴里去发掘现场报告消息。

到了墓中，哈桑告诉巴里一个可喜的消息，他们已经找到了墓室。

巴里激动地接过手电筒向里面照去。透过一个石洞，他的手电筒光束落在一个玫瑰色的石棺上面！

他慢慢地转动电筒，使光束沿着石棺顶部的边缘移动，然后照到墓室的墙壁上。

墙壁描绘得美丽辉煌。白色的光环就在石棺右面一点正对着他的地方停住了。巴里觉得自己的心脏敲击着他靠住的坚硬石头。他凝视着一个精美的浮雕图案。这正是那个图案，它的意思是：“睡着的但要醒来的她。”

莲花棺

巴里跨过门槛进入扎丽西娅墓室的时候，太阳正从利比亚沙漠的边缘射出最后几道金光。丹巴泽，坎伯兰，布莱克韦尔教授和哈桑依次而进。

满身汗污的工人们挤在外墓室……

大花岗岩石棺的侧面和盖子上看不到任何铭文，不过墓室的墙壁画得十分漂亮。气氛是那样压抑，简直让人受不了。

喧闹之后的突然沉寂不由得使人瑟缩。丹巴泽首先打破了它。

“扎丽西娅的名字，”他说，深沉的声音听来有些涩耳，“你们看得到，可以在好几个地方发现。”他用手电筒的光束——指着，“许多装饰，那些船队，那神奇地昏睡着的见习祭司，那些供品等等，都具有惯常的特点。不过你们注意到了吗，除了丁型十字外（那是永恒的生命象征），还经常有莲花出现。”他把光束四处照着，“还有其他重要标志。”他沉思地说道，“我们可以等一会儿再看。千万小心，什么也别碰。”

巴里完全沉浸在奇特的沉思之中，他绕着石棺转着，用手指抚摸着石棺表面，朝棺身与盖子之间的细缝中张望。这时候，丹巴泽和坎伯兰几乎是虔诚地俯身在一个样子古怪的矮桌上，桌上放着一些盘子、碗、形状奇特的小药瓶和几盏细高的灯。

“注意，”丹巴泽深沉的声音里带着一股得意的调子，“这些可不是一般的供品！”

布莱克韦尔教授瘦骨嶙峋的长手指朝着其中一个瓶子伸去。

“别，动！布莱克韦尔！”坎伯兰激动地叫道，“别碰它！什么也别碰！会碎的！”

教授勉强收回了贪婪的手。

“不知道那盒里装的什么？”他咕哝道。

他指的那个盒子是件雕刻精美的东西，独自立在一个离桌子有点距离的座垫上面，靠近一个矮的、四脚雕得象豹足的榻。丹巴泽几乎慢慢地挥手要他沉默。然后，转身背对石棺、桌子和座垫，象演说家对听众致辞一样对他们发了话。

“这个盒子，先生们，”他说，“还有那些碗和瓶子，装着秘方中提到的配料！我已经有充分证据说我的准备是充分的。眼下，教授，”他转身对布莱克韦尔说，“也许你能帮我核对一下，不过要保护好许多小东西这可是细致的工作。别了它们已经有三千年了。”

“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坎伯兰欢喜地说道。

巴里一只手歇在石棺上，面对着他，说：“爸爸，我完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什么？”丹巴泽质问道，“你是说这些放在我们面前的，由最后一个唤醒扎丽西娅的祭司为后人所

准备的秘方配料吗？”

“不，”巴里答道，“那是不可怀疑的。不过我无法相信的是这个玄而又玄的故事的中心人物会躺在这个石棺里！”

“就个人而言，我是没有先入之见的！”布莱克韦尔教授宣布道，朝四下望望，“没有别的通道可以通到这间墓室吧？”

“根本没有，”丹巴泽肯定道。

“那么，”教授接下去，揩了揩高额头上的汗，“从那次令人惊异的仪式结束以来，我们是头一批探险者，其原因，大概我们是永远也不会知道了。”他侧目望了望石棺，咕哝说，“这真是离奇，想到这花岗岩的四壁之中……不！我坚持我的意见！”

“打开盖子要多久？”巴里打断他。

浑身发热、精疲力竭的坎伯兰用火热的眼睛与儿子对视了一眼，他的热情丝毫不亚于儿子。

“不会很久，你说呢，丹巴泽？”

丹巴泽可不象他们那样激动，以他那老式的风度鞠了一躬。

“一个小时！”他公布道，“不过开始之前，还有不少预防措施要做。”

他们回到旱谷中的营地，轮流在由咧着嘴笑的马哈默德控制下的小洗澡间里洗澡。这可是少有的奢侈，因为水要从老远的地方运来。虽然这样洗法可能不过瘾，却受到大伙一致的欢迎。

这顿晚餐马哈默德拿出了高水平，大家个个胃口十足。咖啡上来后（他们被迫向咖啡里倒法国白兰地，以免马哈默德看到他们营地沙里埋的酒瓶，或者闻他们的酒杯），丹巴泽挑了支雪茄，开口说道：“今天晚上，石棺的盖子就会被提升起来。”

“然后怎么样？”巴里叫道。

“里面会有一个内棺，”丹巴泽答道，“可能是埃及榕木的，漆画得很精致。我们下一个任务将是提出内棺，不会有多大困难，打开内棺的盖子也不会有多大困难。不过——”他停了一下，小心地点着了雪茄，在手指中间捻了一会儿，“我要发布命令，这些命令你也要服从，坎伯兰先生。”

“我听凭你吩咐，”坎伯兰说，“你对这事比我内行。”

“很好，”丹巴泽接着说，“抬起第二个棺盖不难。可是得等我说了话才能行动。”

“为什么？”巴里叫道。

丹巴泽转向他。

“因为，”他答道，“提那个盖子是头等关键的时刻。

我们将发现什么。不过我们必须假设里面有一个女人处在一种我们称之为昏睡的状态。现在，”他做了个缓慢、有力的动作，“依据秘方，你一定还记得，坎伯兰先生，在打开石棺和唤醒睡着的人的仪式之间不能有任何耽搁。”

“天哪！”布莱克韦尔尖叫道，“这该不是什么荒诞的梦吧？”

“也许是，”丹巴泽承认，“不过我们必须假设它不是。而且我们还必须假设，或者不如说应该记得，扎丽西娅公主，如果她在里面还活着的话，最后看到这个世界是在法老统治的时候！据我计算，大约是拉美西斯九世的时候。让我们设身处地从她的角度来想一想。如果我们没有发狂，如果那些古代的祭司们没有发狂，她会猛然间发觉自己被一群狂暴的魔鬼（我自己也在内）包围着，穿着稀奇古怪的衣裳，说着野蛮人的语言！这不行。想想吧！”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了，”布莱克韦尔教授说，“对，对！我明白你要提什么建议了。”

“你真不简单，教授！”丹巴泽欣赏地点点头，“我们得化妆一下，这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什么！”巴里叫道。

“是的，先生，”丹巴泽接着说，“当我们取下那个盖子时，我们应该穿戴得象古代的埃及人！我们必须安静！让我一个人讲话。我有这个本事。大家都同意吧？”

大家都同意。

他们并没有慢慢地品尝咖啡，而是匆匆赶回了发掘现场。

岗哨配置和头天晚上一样。激动情绪更高了。他们干着，阿拉伯人也干着。哈桑在指挥。

直到八点班的人已经回到住处，十二点班的人也快要离开时，巨大的盖子才被提高到足以让他们探查花岗岩石棺内部的程度。

这群人个个显得神情恍惚。巴里心头涌上一阵奇异的、啼笑皆非的感觉。不过人们恢复了自持，电筒光照进了石棺……

里面盛着一个十分华美的木棺，镀金和彩漆极为精致。盖子上是浮雕，雕着它的占用者——一个姑娘，穿着薄纱袍，双手合于胸部持着一朵莲花。她的头上和脚上都有T型十字——生命的象征。她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巧夺天工。

巴里的情绪变化了。他觉得头昏，快要昏厥了。

那眼睛，那头发，那饱满的嘴唇，那修长的，穿着云霓般袍子的身躯！真是令人发疯！他笔直地站着，手扶住前额，汗珠流进眼里。

这是她！他梦中的姑娘！不，这决不是巧合，这是奇迹，或者幻觉！

空谷传音

巴里激动万分，连想也没想过要睡觉。照他的意思，干脆就把那漆得很漂亮的盖子扒掉，几分钟内就使里面的东西现出真面目。可是丹巴泽坚持要等他发令。墓室被清理过，面带喜色的工人们被打发回住地，一切行动推迟到早晨进行。这一点丹巴泽十分坚持。

考虑到这项工作进入高级阶段，在这关键时刻任何干涉都意义重大，他决定更换岗哨。安排坎伯兰和巴里在山谷上下两端值两小时的岗，然后是哈桑和丹巴泽，最后是布莱克韦尔教授和马哈默德。所有的人都要带武器。

“要备齐所需的药料得占去我整个头班岗和三班岗的大部分时间，”丹巴泽说，“也许每班岗内我都要来去几趟，哈桑可以给我帮忙。”

“别忘了信号！”布莱克韦尔教授提醒道，“我们的弦可都是绷得紧紧的啊！”

这样，在一轮将国王和王后谷染上一层神秘银光的皓月之下，巴里和父亲开始值头班岗。他俩这时被冒险精神激励着，掷钱决定地点，巴里得了下端。

巴里背着步枪走下坡去，到了岗位后不由得沉思起来。首先出现在脑海里的是个很古怪的念头。这里是一群极其受人尊敬的美国人在充当一个属于埃及政府的坟墓的武装警卫。不错，他们有证据说明墓里面可能有一个活着的女人。不过如果他们的动机里有丝毫营救她的意味，那只不过是虚伪。

这地方虽说偏僻，毕竟是对人人开放的。一时间他感到了一个人声称中央公园（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区中心）的某座小山是属于自己的，并且在上面对派了岗哨的那种快感。

他的思想迅速转移了。扎丽西娅！他对谁也没提过他确信扎丽西娅（如果她真的躺在那有图像的盖子之下），也许是在梦幻中，毫无疑问曾经活生生地出现在他面前过。他知道他不曾说过这事是因为他不敢。即使现在他也害怕想到那画出来的人像，怕面对这么一个问题：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

他竭力想排除这些念头。它们实在使他不得安

神。明天将会显示什么呢？

他把步枪靠在一块岩石上，装上烟斗吸了起来。吉姆送给他的告别礼物是个小小的金质打火机，它的火焰形成了奇形怪状的影子。他记起了这个地点离他看见木乃伊似的人影移动的闹鬼的山谷并不很远。

这念头使他不安。他想象那瘦削的、半人半鬼的影子在黑暗中悄悄地向他爬来。小洼地是石屋的废墟，那是在很久远的年代为守墓人修建的安身之所。

如果这么一个守墓者的灵魂重访那个地方，它会有充分理由痛感忿激的。

他这么想着，感到头皮上一阵不舒服地发麻，这意味着恐慌即将到来，心里辩解眼前的情况特别，是情有可原的。他们并没有亵渎这位非凡的死者。相反，他们是在继续那些开始这次奇异的试验的祭司们的工作。那些祭司们力图使法老的梦想成为现实，在这个梦想中，法老看到未来的人们从一个见证人的双唇里倾听他的辉煌业绩！

从闹鬼的洼地清清楚楚地传来一个声音，打破了黑夜的寂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这声音来得那么出乎意料，那样不可理解，没有话语，只有清脆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又戛然而止，好象有人堵住了发声者的嘴。

一个女人，在那个地方，那样的时间！这简直无法想象。可是他听到了她的声音！他的手象老虎钳似地紧紧攥住枪，绝望地紧紧咬住烟斗。要想平静下来是不可能的了，因为这绝不是他的想象力玩的花样。无可怀疑，他听到了一个无法合理解释的东西，这使他惊恐万状。

他再凝神细听，却只听到自己的耳鸣。如果大车路上传来驼铃的声音，也许镇静他昏热的大脑，因为那还可以提供一种解释这个秘密的可能。可是毫无动静。

他渴望着与父亲碰头，告诉他这件怪事。不过他知道自己绝不能放弃岗位。他良心上也觉得没有理由吹响他随身携带的哨子——那是召唤坎伯兰的信号。

他就这样站在那儿，紧紧地抓住自己正在溜走的勇气。时间就这样一分钟一分钟地在沉寂中去，那是几乎可以听到的沙漠的沉寂。

好象几个钟头过去了，可是当巴里看了一眼腕上手表的夜光表盘时，才知道他的班才值了不到一半时间。他的心又猛跳了一下。

又一个声音打破了沉寂。

这时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是山谷高处传来的信号。有人击了三次掌。很快，坎伯兰的声音传来了。

“谁在那儿？”

“丹巴泽。”巴里听到回答。

这之后，语音变得模糊不清，可是与人的关系又恢复了，他在阴影中不再觉得孤独了。恐惧感象一切被抛弃的衣服离开了他。

他考虑了一下是否报告这件事，决定等到下班岗接班以后再说。

这样他值班的第二个小时平静地过去了，终于又传来熟悉的信号。有人在交谈，又沉默了一阵。最后他听见坎伯兰和丹巴泽走下坡来，说话声越来越近。

快到最后一个拐弯处时，丹巴泽说：“再有两趟就够了，布莱克韦尔和马哈默德值班时我把它送来。那时光天化日之下也无妨了。”进入巴里视线之后，丹巴泽叫道：“喂，怎么样？一切平安吗？”

“一切平安，”巴里说，“只是大约一小时前我听到一个十分奇怪的声音。”

“什么？”丹巴泽敏锐地问道。

他的身子俯向前方，即使在旱谷的黑暗之中巴里也能看到他眼中强烈的闪光。

“一个女人的声音！”

“嗯？”坎伯兰叫道，“你准是在做梦，巴里。”

“我没有做梦，爸爸。”

“从什么地方来的？”丹巴泽迅速问道，“哪个方向？”

巴里指点着：“在那下面——我们看到过那个象木乃伊的人的地方。”

“天哪！”他父亲说，“闹鬼的山谷！”

他知道丹巴泽和巴里看见幽灵的事，甚至还在白天搜索过那个洼地，却没有发现丝毫有人居住的痕迹。

“奇怪，”丹巴泽声音低沉地咕哝道，“她说的是不是英语？”

“我说不上来。听不出具体的词。”

“是个年轻的声音吗？”坎伯兰问。

“是的。”

丹巴泽和坎伯兰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

然后坎伯兰问道：“是什么野营的人经过？”

“不会！”丹巴泽有把握地说，“有的话我会从哈桑那儿得到消息的。一切在卢克索安排的事他都知道。

道。也没有阿拉伯马车来。这事我无法解释。”

他紧盯着巴里。

“我听到的，”巴里重复道。

“我不怀疑你听到了什么。”丹巴泽认可道，“不过我只是在想那是什么。有的夜鸟叫声很象女人的声音。也有些小动物，当豺狼抓住它们时，会象野兔一样尖叫。野兔的叫声很象人声。你知道吗？”

“我知道。”巴里答道，“虽然从来没听到过。不过这个声音绝不是鸟兽的声音。无疑是一个在远处的女人的声音。”

这个秘密并没弄清，他们很快分了手，丹巴泽接了岗，坎伯兰和巴里回营地去。他们和在山谷上站岗的哈桑打了招呼，一路上很少说话，步履沉重地向帐篷走去。

布莱克韦尔教授这时正醒着。事实上，他已经叫马哈默德为他们准备咖啡。用饼干、当地黄油和明虾做成的三明治也准备好了。

“确实很难理解，”教授承认，“不过这样的探险中间有一两次特别的插曲算不了什么。”

神秘的声音这件事被他们详细地讨论了一番。

“我想是某种夜鹰。”坎伯兰最后断言。

“不是夜鹰。”巴里向他担保。

“嗯，”布莱克韦尔教授喃喃道，“我的运气总是不好的。不过我斗胆希望轮到我值班时我能抽签到山谷上端去，马哈默德去下端。”

这次谈话是怎么结束的，丹巴泽和哈桑有什么报告的，巴里全不知道了。虽然他决心不到天亮不合眼，睡魔还是征服了他。连明虾和咖啡也不能使他清醒。他发现自己叼着烟斗打瞌睡，坎伯兰在椅子里酣睡，布莱克韦尔教授响亮的鼾声打破了沙漠的沉寂。

坎伯兰一惊，清醒过来。教授继续打着鼾。

“爸爸，我们必须上床去，”巴里说，“我们俩都累坏了！”

“说得对，孩子。”他父亲同意道，“不过到时候谁来叫醒布莱克韦尔呢？”

巴里伸手指着，睡意惺忪地笑起来。一个廉价闹钟正立在离睡着的教授头部仅仅六英寸的地方，闹铃定在教授和马哈默德值班时间前十五分钟。

“科学的头脑，”坎伯兰小声说，“总是有条有理的。晚安，巴里。我上床去了。”

“晚安，”巴里说。

五分钟后他就睡着了。

这天晚上他没有做梦。他疲惫至极，睡得很香

甜，枪声也不会惊醒他。太阳已经高高升起。在这山谷里那些曾经在辉煌的古代统治过埃及的人睡得甚至比他更香甜。这时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把他唤醒。

“起来！”

巴里睁开眼睛。丹巴泽正朝帐篷里张望。这个非同凡响的人从他那有着精心梳理的灰发的狮子般的头上，直到擦得亮光光的马靴上都干净得好象沙漠里的尘土在主动躲避着他似的。

“一小时后咱们开棺！”

仪 式

巴里环视这间四方形的、从岩石里凿出来的、连通放石棺的内墓室的外墓室。如果吉姆在这些中间，他的情绪也许会不一样。可是，和他父亲、丹巴泽以及布莱克韦尔教授一道，他觉得一种肃穆感油然而生。

他们都穿着袍子，便鞋，戴着把头发完全遮住的奇形怪状的亚麻便帽。丹巴泽经这么一打扮，煞是好看。他看去并不象埃及祭司，而象一个法老化装成的祭司，只是嘴唇上的胡子不象。别的人除了晒黑的皮肤，无论怎么想象也绝不会弄错他们只是化了装的美国人。

奇怪的是布莱克韦尔教授要比别人更象一些。不戴眼镜，他虽然看不清四周的东西，但却显得有点僧侣的味道。

哈桑不在场。他和马哈默德在上面的山谷里站岗。

一条绣花帘子挂在已经去掉了方石的墓室门口。室内热得几乎让人受不了，帘子那面点着的一种香的气味更增加了气氛的压抑感。这是一种名叫“基非”的香。据丹巴泽说，进入现代后只配制过两次。

丹巴泽发出最后指示。

“就我所知，”他说，“一切已经准备完毕。一种关键性的油我将它提炼出来以后就变了颜色。我只能希望它的特别性能，保持不变。”

“它并没有什么我知道的特别性能，”教授咕哝道。

“咱们等着瞧，”深沉的声音接着说，“七盏灯随时可以点燃。你们知道什么时候点，谁点哪一盏。最后一盏由我点。两种油膏在碗里。你，”他将灼灼的目光对准巴里，“等我一给信号就把捻子放进香料炉里的液体中去。”

“最后用的酒，给你，”他指着坎伯兰，“要在最后一刻，她睁开眼睛的时候，倒入装着药粉的杯子里。恐怕这酒是最不可靠的一项。这是马德拉岛白葡萄酒，一百五十多年的老酒了，但我还是拿不准。”

“在这儿找到的大肚酒瓶里肯定就是同一类酒，”布莱克韦尔教授说，“是一种葡萄酒。我的显微镜使我相信这一点。”

“我们只能希望你是对的，”丹巴泽说，“现在，内棺我已经提出来放在一个斜搁架上了。提盖子的工具已经准备好了。在秘方中描叙过的榻还可以用，如果我们十分小心的话。盖子一启开，必须立即将她抬出内棺，放到榻上。这由我来做。从那时起，谁也不许讲话！谁也不能弄出一点声音！只管干你们的活儿。看在上帝的分上，别笨手笨脚的！”

他把帘子撩到一边，众人鱼贯进入墓室。

这时里面的场面是见到过它的人永远无法从记忆中抹掉的。一盏放在支座上的古老的灯将墓室照得半明半暗，从一个放在门右边的三脚架上升起的香火烟云弄得室内雾气腾腾。

荷花棺斜放在大花岗岩石棺附近。一张低矮的桌上放着两个盛着某种油膏的碗，一个金属香料炉，一个镶着珠宝的碗，里面是些灰色的粉质物，一个塞住的大肚瓶和盏形状奇特的灯。桌子放在一张涂成金色的又长又窄的榻档头附近，榻是在墓室里发现的，脚雕成动物脚的形状。

另外六盏灯绕墙放着。

丹巴泽指了指一捆捻子。它们是用一种易燃的树脂类物质做的。

“我一把她抬出来，”他指示道，“就点燃这个火钵里的捻子。我料想那包裹物已经腐朽，必须立即动手工作。你们在我打开盖子之前把话说完。我将动作迅速，即使可能造成一些损害。这东西一打开，任何人都不得再作声。”

他朝这个雕着其占有者惊人形象的棺材俯下身去，巨大的身影在有绘画的墙壁和屋顶上移动。一阵木头的扭动、破裂声打破了压抑的沉静……

巴里紧咬牙关，瞥了一眼父亲。尽管皮肤晒黑了，还是看得出坎伯兰脸色苍白。布莱克韦尔教授瘦削的面庞上汗珠直淌。巴里心想，要是棺里真的装着一个女人他该怎么办。他突然莫名其妙地相信棺材里一定是空的。

墓室里的温度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增高。

坎伯兰按丹巴泽的手势跨步上前。他俩一道抬